

中国宰相的**非正常**

他们或忠心耿耿，或阳奉阴违，
却为何殊途同归——全都非正常死亡？

郑国明 著

死亡

中国宰相的非正常

他们或忠心耿耿，或阳奉阴违，
却为何殊途同归——全都非正常死亡？

● 郑国明 著

死亡

 广西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宰相的非正常死亡/郑国明著. —南宁: 广西人民出版社, 2007. 1

ISBN 978-7-219-05792-6

I. 中... II. 郑... III. 宰相—人物研究—中国—古代 IV. K82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50435 号

监 制 江 淳 彭庆国

策 划 文泉杰

责任编辑 马妮璐

中国宰相的非正常死亡

ZHONGGUO ZAIXIANG DE FEI ZHENGCHANG SIWANG

郑国明 著

出版发行	广西人民出版社
社 址	广西南宁市桂春路 6 号
邮 编	530028
网 址	http://www.gxp-ph.cn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广西地质印刷厂
开 本	720mm×980mm 1/16
印 张	14
字 数	180 千字
版 次	2007 年 1 月 第 1 版
印 次	2007 年 1 月 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19-05792-6/I·958
定 价	20.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序：残酷的历史，另类的结局

北岛说：“我不相信，我不相信天是蓝的，我不相信雷的回声，我不相信梦是假的，我不相信死无报应。”这句话洋溢着浓浓的历史情怀，而这情怀是中国人所独有的。中国人相信，人可以通过他的德行、言论或功业来成就一生的价值，来流传后世。中国人不相信末日审判，中国人相信历史的审判。中国人不相信有公正的上帝，中国人相信有公正的历史。

历史是中国人的宗教。历史在中国人心中有着极高的意义。中国的历史悠悠漫长，史料典籍汗牛充栋，许多人都从不同的角度阐述了自己对历史的见解，内容丰富，见地独特，传承了中国人读史、写史与评史的传统。其实，对历史的信仰就是对人心的信仰，中国人相信自己作为人的价值。

时间已然迈进了二十一世纪的门槛，站在槛内往门外看，竟然发现逝去的几千年的历史仍然是那样的鲜活，那样的令人留恋。凝思中，渐渐地有一些人的身影突显出来，霸占了我的眼球，他们是商鞅、李斯、窦婴、韩侂胄、贾似道、夏言……这些人在他们自己的时代都是堂堂的宰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但结局却殊途同归，无一避免地遭到了杀戮。他们都是非正常死亡的，他们血淋淋的死亡成了历史最坚实的注脚。

宰相在古代历史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尽管现在仍有人在争论宰相到底是一个官职还是一个机构，这看来却没有多大的实际意义。宰相以其实实在在的存在影响着历史的进程，他们的行为不只包含自身的意义，还包含着时代的矛盾、要求与潮流。其中，皇帝和宰相之





间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他们总是互相提防、互相怀疑，甚至互相阴谋残杀。宰相的非正常死亡正是因此而发生。可以说，皇权和相权的斗争是古代政治史的一个软肋。

残酷的历史，另类的结局。这种结局渗着血光，让人为之感叹。

前言：历史就是活着的心灵的自我认识

关于宰相的最早的记载大概要数商汤时的伊尹的事迹。

伊尹是商汤的宰相，到汤的孙子太甲做皇帝的时候，伊尹成了朝中元老，威望很高。太甲暴虐无德，不得人心，伊尹便把他放逐到桐官。直到三年后，太甲悔改了，伊尹才把太甲迎回国都，还政于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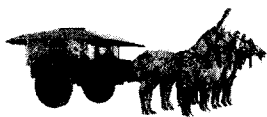
《史记殷本纪》曾载：“帝太甲居桐官三年，悔过自责，反善，于是伊尹乃迎帝太甲而授之政。帝太甲修德，诸侯咸归殷，百姓以宁。”可见太甲经过这次放逐，悔过自新，使得诸侯咸来归附，百姓也得以安宁。后人把此功劳归于伊尹的贤能的辅佐，认为伊尹是后世宰辅的典范。不过《竹书纪年》却不这么认为，它认为：“伊尹放太甲于桐，乃自立也。伊尹即位，放太甲七年。太甲潜出自桐杀伊尹，乃立其子伊陟、伊奋，命复其父之田宅而中分之。”按此说，伊尹是个逆臣，篡了太甲的政权，自己做起了皇帝。这与传统的观点大不相同。

姑且不讨论伊尹是奸是忠的问题，但看伊尹放逐帝王的权力，已然超乎了我们的想象。普天之下，莫非王臣。伊尹这个王臣却放逐了自己效忠的对象——皇帝，这说明了宰相在帝国中的地位之高、权力之大，一旦膨胀的话足以给一个帝国沉重的打击。

那么，宰相的定义究竟是什么呢？

说得简单一点，宰相就是辅助帝王处理军国政务的大臣，是整个国家和朝廷的中枢机构，向上直接对皇帝负责，向下施政颁令统御百官，是运转帝国事物的关键所在。





关于宰相的历史非常悠久。宰相并不是沿袭一致的称呼，而是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有着不同的称谓和定义。既然是研究宰相的非正常死亡，就要对宰相的来龙去脉作一个清晰的了解。

宰相最早起源于春秋时期，到了战国时期，宰相的职位在各个诸侯国都建立了起来，称为相国。秦朝时，宰相的正式官名为丞相。汉承秦制，不过相国的地位较秦时要高。汉武帝时，政务中心则转到了内廷，宰相的职权逐渐转移到了尚书台长官的手中。汉哀帝改丞相为大司徒，东汉则由司徒、司空、太尉共同执政。汉献帝时，复置丞相。魏晋南北朝时，丞相或相国多为权臣自命，成为了一种篡位夺权的手段。南北朝制度多变，皇帝所与议论政事或委以机密者，即是宰相，官名有中书监、中书令、侍中、尚书令、仆射或将军，其位最尊、权最大者则为录尚书事。隋朝定三省制，三省长官都是宰相。唐朝改内史省为中书省，内史令为中书令，纳言为侍中。唐高宗后，只有加“同中书门下三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者才是宰相。宋朝以“同平章事”为宰相正式官名。宋太祖时宰相地位大降。元丰改制，设宰相二人，首相称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次相称尚书右仆射兼门下侍郎。南宋建炎间，再改宰相官名为尚书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元朝以中书省为政务中枢，主官中书令常由皇太子兼领，下为左右丞相。明朝初亦设中书省，左右丞相。洪武十三年（1380年），罢中书省，废丞相，由皇帝亲决国政。宰相制度遂废。后皇帝以不胜庶务之繁，设内阁大学士协理文书。后内阁渐重，大学士成为事实上的宰相，居首者为首辅。清沿明制，雍正时设军机处，内阁成为闲曹，军机大臣成为事实上的宰相。

由此可见，宰相的称谓一直在变，甚至洪武时曾一度废除宰相，但宰相的实际作用对于帝国来说却不可或缺。宰相的废置与否都不能改变宰相作为帝国中枢的这一实际作用和本质的延续和沿袭。

宰相作为一个官职，对于帝国来说举足轻重，汉朝名相陈平论说宰相“上佐天子理阴阳、顺四时；下抚万民、明庶物；外镇四夷诸侯，

内使卿大夫各尽职务”。朝廷内外的大事小情都归宰相管辖，可见其权势是非常大的。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此言形容宰相毫不为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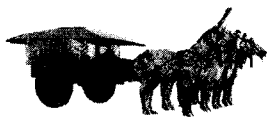
宰相的所作所为关乎帝国的兴衰。小则影响其当政时的内外决策利益得失，大则影响帝国的历史命运兴衰荣辱，甚至一朝为相，却影响深巨，足以改变历史进程和前进方向，如商鞅为秦国丞相时实行变法，不仅强盛了秦国，而且其所创立的制度规范，还为二千年的封建社会发展提供了雏形，后世所沿袭的很多制度都是商鞅首创的。

宰相的地位如此重要，对它的评价也应该是中肯和客观的。评价宰相其人其事，不能单独论以忠奸，宜综合考量宰相所处的时代和政治背景。宰相的非正常死亡，其悲剧的发生往往有着必然的因果联系。时代的局限性，政治制度的弊病，以及个人自身的特性和矛盾，都是促使宰相非正常死亡的诱因。当然，自作孽，不可活。对于因丧失人格，违背良心，想利用宰相的权限谋一己之私的宰相的非正常死亡，应属大快人心之列，即使这样，事件本身也不仅仅是罪有应得那么简单，它也存在不可违逆的必然性，个人因素只不过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而已。

中国拥有长达两千年的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的封建社会的历史，其中最鲜明的一条斗争线索是围绕君权和相权而展开的。两千年的浩瀚岁月中，君权和相权的斗争一刻也未停息，有时甚至愈演愈烈，达到白炽化的境地。作为皇帝，离不开宰相辅佐他处理政事，但是却担心赋予宰相的权力过大会威胁自身的统治，因此要对宰相的权力进行各式各样的限制和削弱，例如分割相权、虚化相权等等。不过说一千道一万，到底皇帝还是不能没有宰相的辅助，通俗地讲，帝国的事物繁复巨大，只凭皇帝一人的才干和勤于政务，恐怕浑身是铁也吃不消。于是，皇帝和宰相就陷入了一个怪圈当中：皇帝赋予宰相处理国家事务的权力，当宰相权力过大危及君权的时候，皇帝就把宰相拉下马，再起炉灶。

皇帝和宰相就在这样的怪圈中争斗轮回。互有强弱，但大多数的时





候还是宰相处于下风的。到了大明帝国朱元璋做皇帝的时候，怪圈的作用力达到了顶峰。朱元璋为了维护君主专制的权力，在“胡惟庸案”发生后，废除了延续一千五百年的宰相制度，设立司礼太监，借以抵消内阁的权力，互为掣肘。

但不要以为君权和相权之间矛盾就此得到了解决，恐怕天不遂朱元璋所愿。君权和相权的斗争就像牛皮癣这样的顽疾一样，附着在君主专制政体的皮肤上，无法治愈。只要君主独裁专制的制度依据尚在，君权和相权的矛盾就会一再活跃，有所不同的就是过去叫宰相，之后换作诸如内阁首辅、次辅、大学士、军机大臣等等称谓的替代品。君权和相权的矛盾是导致宰相非正常死亡的最主要的原因。而宰相个人的人格特质和做事方式是导致其死亡的其他因素。人有大忠大奸。宰相既有心怀社稷致君尧舜的，也有以权谋私夺国篡政的；既有胆战心惊如履薄冰的，也有藐视帝王无所顾忌的；既有生不逢时无可奈何的，也有一步青云祸国殃民的。不一而足。不过浩如烟海的历史资料告诉我们两个有趣的现象，导致宰相非正常死亡的原因，一是“当今的”皇帝不好，二是如果“当今的”皇帝是好的，那么皇帝的父亲一定不好。这不是什么真知灼见的规律，而是表明，宰相的非正常死亡，皇帝自身的喜好爱憎难脱干系。

意大利历史学家克罗齐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宰相的非正常死亡不仅仅是历史故事的诉说，而是应该把这些浩如烟海的故事，放到今天的秤盘上去检验去衡量。古人也有“今天”，今人也有今天，两个今天同样很重要。柯林武德说：历史就是活着的心灵的自我认识。诚如斯言，宰相的非正常死亡与其说是勾勒宰相的心路历程，不如说是笔者自身的一次心灵的回归和重新认知。苟能给读者带来同样的感受，笔者甚感欣慰！

郑国明
2006年11月10日

目 录

1 商鞅——始作俑者，其无后乎

他没想到事情会如此变幻，他更没想到自己伤害别人那么深，以至于反对派想要把他的身体分裂为五块，还要用强劲的马去撕裂……

22 李斯——东门牵犬，岂可得乎

李斯当死之时，耳旁萦绕着庄子那句“我仍愿做一只活在水里、拖着尾巴、吹着气泡的龟”。

41 窦婴——不识时务，乃真丈夫

遗诏事件为窦婴之死披上了一层迷雾。到底汉景帝有没有赐给窦婴遗诏？如果没有，窦婴怎敢冒着死罪矫诏？

59 刘屈氂——偷鸡不成，反蚀把米

一个人的开始已经决定了他的结局。从刘屈氂和李广利通过结婚亲搞投机这件事来看，注定了刘屈氂一辈子只能靠投机立身。

79 王衍——小时了了，大未必佳

萧萧夜风，吹不尽滚滚浓愁。这一夜对王衍来说漫长得不着边际。石屋外是猎猎长风，漫卷军旗的声响搅得王衍的内心波澜四起。





98 尔朱荣——功高孟德，祸比董卓

见到孝庄帝，尔朱荣未等开口道喜，忽见从殿侧上来两人，手里提着明晃晃的鬼头刀，奔他刺来。

118 杨国忠——马嵬驿前，一抔贱土

杨国忠就是一条导火索，他引爆了唐初以来至盛唐积累的总矛盾，他在临界点上跳舞，他戳破了大唐肌体上的脓疮，他是名副其实的盛唐大蠹虫……

140 韩侂胄——道学死敌，北伐杀身

夏震一看左右无人，拔出腰旁挎刀，用力向韩侂胄刺去。只见空中寒光一闪，噗的一声，韩侂胄身形一颤，栽倒在地，卧在血泊中。

159 贾似道——生处富贵，死处齷齪

郑虎臣气愤不过，于是说道：“吾为天下杀似道，虽死何憾！”说着索性就到厕所里抓起贾似道的胸襟，连续往地下猛摔，致使他肋骨折了数根。

177 胡惟庸——圣主难测，宰辅寡谋

天空中阴云如铅，仿佛一块巨石顷刻间要砸下来一样。此时的胡惟庸正闷坐家中，愁绪满腹。

195 夏言——疲于圣命，老而铮铮

忽然，夏言苦笑不已，嘴里叨念：“我要收复河套，实在是想为皇帝尽犬马之忠啊，何故会沦落到如此下场！苍天啊，你太不公平！”

商鞅——始作俑者，其无后乎

档案——

姓名：商鞅，又名卫鞅

籍贯：卫国

所任官职：秦孝公时丞相

生平大事记：变法图强、镇压旧贵族

非正常死亡方式：车裂

非正常死亡原因：变法过程中采取激进措施，引起敌对势力强烈不满，当敌对势力反扑时，商鞅已失去了统治者的庇护。

存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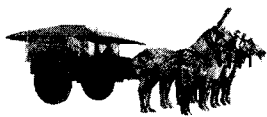
秦孝公初立的时候，秦国的历史走到了岔路口。在岔路口选择走哪条道路是要求有智慧的，不能蛮干，走错一步就可能跌进万劫不复的深渊。

好在孝公是个不错的皇帝，他的眼光敏锐，他看出了眼前的形势，稍不慎重，就可能身灭国丧，于是，他如履薄冰，心里想着要改革，要富强，秦国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孝公以前，秦国的国内情况一团糟。政局混乱，动不动就换主子。几易其主之后，国力不可避免地受到损伤。国君和大臣之间互相猜疑，不相和睦，导致朝野上下人心惶惶。要是再没人出来收拾残局，恐怕秦国就完蛋了。

孝公主政以后，励精图治，国内形势渐渐稳定下来。但国外形势





不容乐观。七雄并立各怀鬼胎，谁也不服谁，都想侵吞对方，雄霸天下。淮水和泗水之间还有十多个小国家，这些国家就像是墙上草，谁强大就投靠谁，有时候浑水摸鱼，有时候随波逐流，也不是好对付的。尤其是小国虽小，却是大国力量角逐的战场，其战略价值十分重要。

对于秦国来说，最大的忧患莫过于晋国的再次崛起。趁秦国疲敝之时，晋国掠夺了秦国的河西之地。除此之外，秦国还遭受其他邻国的不断蚕食。楚国和魏国都与秦国接壤，威胁着秦国的国防安全。魏国建筑长城，从郑地沿洛水河岸北上，侵占了上郡；楚国的势力侵入汉中，向南占有巴郡和黔中郡。对于这些，由于秦国内耗严重，没有实力应付，秦孝公姑且只能听之任之。孝公此时此刻的心情可想而知，那么的无助又那么的沮丧，在他的内心深处，有使国家富强的强烈欲望，现在他就缺这么一个人，这个人敢于撩拨秦国保守势力的神经，敢于为天下先地打破习惯力量的束缚，敢于义无反顾地掀起变法潮流。

由此可见，在秦孝公初即位的时候，秦国的处境是十分尴尬的。内耗使秦国元气大损，恢复不易，外部环境又如此恶劣，还有一件让秦国很没面子的事，那就是因为秦国不参加中原诸侯的会盟而被视为夷狄之国，这种文化上的歧视让秦孝公无比愤懑。生闷气的滋味让秦孝公如烧如灼，他觉得秦国是选择辉煌，还是选择耻辱，是选择崛起，还是选择衰落，都看他自己的了。巨大的使命感在孝公心头萦绕，他的心里默念着，秦国啊，要富强起来。

有一句话，叫知耻而后勇，知耻了但不知道发奋，这样的君王不过是庸主而已。秦孝公不是这样的君主。他深深痛心于自己国家的虚弱境况，决定重振秦国的威望，以恢复祖上秦穆公时的霸业。秦穆公是春秋五霸之一，秦国在他统治时期赢得了无比的赞誉，也是在他统治时期，秦国人不再低头，不再认为自己由于地处偏僻而劣于中原诸国，尊严和荣耀是秦穆公留给秦国的最宝贵的财富。

秦国人都是有一个大国梦的。孝公作为一国之主，更是时刻以复

兴秦国为己任。于是，他广施恩惠，赈济孤寡，招募战士，论功行赏，渐渐使秦国发展转入正轨，出现了令人欣喜的振奋的气象。

秦孝公为了振兴秦国，发誓要找到能带领秦国走向富强的能人。他对臣下说：“秦穆公是我们秦国伟大的王，我们怀念他的时代，但我们更要超越他的时代。穆公于歧州和雍州之间的弹丸之地崛起，对内讲究文德，对外不断地开拓疆土，东面帮助晋国平定了内乱，以黄河与晋国划界，西面称霸戎狄，使秦国的土地扩张了一千余里，就连周天子都承认了秦国的霸主地位，各路诸侯纷纷祝贺，穆公的霸业让后世之人感到十分的荣耀！不幸的是，经历了厉共公、躁公、简公、出子等几代混乱的时期，国家陷于内耗，无力顾及国外事故，晋国趁机侵占了秦国的河西之地，中原诸侯鄙视秦国，视秦国为夷狄，这简直是莫大的耻辱！先父献公即位后，安抚边境，迁都栎阳，并且谋划着举兵东征，收复穆公时的故地，重申穆公时的政令，我每每想到此处，心中非常苦痛。从即日起，宾客群臣中有献奇策使秦国强大者，裂土封侯。”秦孝公的这席话全是肺腑之言，他深切痛心于国家的失落，对于自己使秦国再次复兴的强烈的使命不敢有丝毫的懈怠。他发现秦国缺乏能人贤士，缺乏致使国家强大的智囊团支持，眼下最急迫的任务就是广招贤士，为富强秦国建言献策。秦孝公的这次讲话向外界传达了秦国求贤若渴的信息，也吹响了秦国必将重新崛起的嘹亮的号角。

裂土封侯，是非常大的诱饵。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为了博得一个“裂土封侯”的荣耀，天下有本事的人恐怕要削尖了脑袋，使尽浑身解数地钻进孝公的彀中。孝公是下了血本的，为了能使秦国变强大起来，他付出再多也是值得的，没有什么比国家的富强更令他心动了。

而此时的商鞅，尚且是魏国丞相公孙痤手下的小官。这大概算是他的蛰伏期。但他的上司公孙痤却是一个独具慧眼的人，他看出商鞅是个潜力股，前景不可限量。但他也看出，魏国庙小，恐怕难养





这条大龙。

公孙痤非常看重商鞅的才干，但还没来得及向魏惠王推荐商鞅，他就病倒了。病重期间，魏惠王亲自看望他，并询问，如果你不幸亡故，谁能担当相国的重任啊？公孙痤说，我的手下有个人，叫商鞅，虽然年少但有奇才，大王可以将全国的政事交给他。

魏惠王一听就愣了，商鞅？这个人是谁啊？以前没听说过这个人啊，心中很是不以为然，但却没有反驳，大概要照顾重病的公孙痤的情绪，所以只是沉默不语。公孙痤为官几十年了，看出了魏惠王心中犹疑难决，就摒去左右的人，单独对惠王说，大王如果不重用商鞅，一定要杀了他，切不可让他流落外国。魏惠王又是一愣，公孙痤这是怎么了？昏头了？不用不就完了吗，为什么还要杀掉他？惠王百思不得其解，但还是答应了。

魏惠王走后，公孙痤把商鞅叫过来，对他说，今天魏王向我询问，我死后谁可继任，我推荐了你，但看大王的脸色并不认同。作为人臣，理当先君国而后才是自己，所以我对大王说，如果不重用你就杀了你。大王答应了。你要快快逃跑，要不然就会被擒拿了。商鞅却不以为然，大王既然不听从您的建议任用我，也不会听从您的建议杀了我啊。

魏王回到宫中，对左右的人说：“公孙痤病得太严重了，令人悲伤啊！他想让寡人将全国的政事交给无名小子商鞅，真是太荒唐了！”

从魏惠王的这句话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商鞅在他的蛰伏期并不是很出众，没有引起魏国统治阶层的注意，这一点可能跟公孙痤有所关联。还有就是魏惠王并不把商鞅放在眼里，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公孙痤在魏国来说，怎么也是个举足轻重的人物，他说的话，或者推荐的人，都是靠谱的，不是平白无故、信口胡说，他是要负责任的。但魏惠王没有考虑这一点，他认为公孙痤病糊涂了，竟向他推荐一个乳臭未干、名不见经传的无名小子，所以不屑一顾，不以为然。现在看来，魏国不敌秦国是有深刻原因的，魏惠王不信公孙痤之言，疏远

商鞅，乃是其中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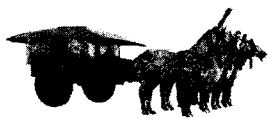
公孙痤的眼力是非常敏锐的，他看出了如果魏王任用商鞅就是魏国之福，如果不任用而让他流落外国，为外国效力，那就是魏国的灾难了。在公孙痤心里，商鞅是一个应时而生的奇才，如果能够得到重用，必将为国家带来强大。而魏惠王终不相用，可见他不是个知人善用胸怀大志的君王，这样的君王在那个弱肉强食、兼并激烈的时代，最终的下场只能是被兼并、被强者蚕食。历史的事实告诉后人，魏惠王对商鞅的弃而不用，是十分不明智的。

公孙痤死后，商鞅认为自己继续留在魏国，不但得不到重用，还可能随时丢掉性命，于是打算离开魏国到别的国家去。他听说秦孝公为了使秦国称霸，决心征召有才能的人，并承诺说“宾客群臣中有献奇策使秦国强大者，裂土封侯”。商鞅感到自己的出路就在秦国，便下决心到秦国去。

到了秦国以后，商鞅通过秦孝公的宠臣景监的介绍，得以和秦孝公倾心而谈。谁知这一谈一发不可收拾，帝道、王道、霸道，君臣晤面多次，畅谈天下形势，风云际会，掀开了改革变法的充满了希望而热情的新篇章。最终商鞅凭借着自己的真知灼见，受到了孝公的赏识，开始受到重用。

对于公孙痤还需要补充几句，为什么他建议魏王，如果不用商鞅就杀掉，后来又告诉商鞅让他速速离去，免遭魏王的毒手？如此前后矛盾的行径，难道有什么隐衷？其实，这就是公孙痤的眼力的问题。世界上有两种人，这两种人聚在一起，就能做出许多惊天动地的大事，一种是所谓的能人，另一种就是所谓的能知人，而公孙痤就属于后者。他知道商鞅的才干足以辅助一方诸侯成就霸业，但他也知道魏惠王不可能成为这样的霸主，但身为魏国人，就要为魏国计，联想到商鞅将来可能帮助其他诸侯国做出有损于魏国的事情来，就建议魏王不用商鞅就杀掉他，而他对商鞅的才干又十分珍惜，不忍心看到商鞅这样有





奇才的人遭到屠戮，因此才对魏王和商鞅说了前后相互矛盾的一席话。

公孙痤的眼力致使他做出了无奈之举，如果他是个懵懂人，也就不会出现这样的事了。公孙痤眼中的商鞅，既是幸事的化身，也是祸事的化身，其中有一个关键的角色，就是魏惠王，魏惠王如果决定重用商鞅了，公孙痤绝不会有那样的说法。不过，话又说回来，历史就是历史，不容一点假设，商鞅最终还是离开了魏国，帮助秦孝公成就了霸业。

不知道死去的公孙痤有何感想，是埋怨魏惠王还是埋怨商鞅？不得而知了。

商鞅的弃魏奔秦，也算得上是一次赌博。之前商鞅已了解到秦孝公正在招揽贤才，但对于统治者，他已不再那么热衷了，谁知道孝公的诚心能有多少呢？会不会是摆出来的高姿态？见弃的商鞅不得不思考这些问题。但商鞅这个人胆大心细，他决定去秦国，就抱了赌博的心态，没准就能翻盘呢，他通过各种途径，打通了秦国宠臣景监的关节。

景监是秦孝公面前的红人，商鞅就是通过他得到机会面见孝公的，可见商鞅多少有点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意思。商鞅通过幸臣以求任用为当时世人所不齿，也为史家留下了诟病之辞。

但不管怎么说，商鞅总算得到了机会，而这一机会对他的人生来说十分重要。或成就一番大事业，或成为碌碌无为的庸人，只在秦孝公的一念之间，就看商鞅的言辞能不能打动他了。

可事事难预料，事情还真不像商鞅想象的那么简单。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商鞅和孝公谈了很久，可是他的话让孝公昏昏欲睡，提不起精神来，可以说孝公连一个字都没听进去。谈完了，秦孝公就责骂景监，你推荐的是个什么人啊，都快把我烦死了，还说商鞅是个狂妄的人，不值得重用。景监回去就抱怨商鞅，你都跟大王说什么了？千万